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

臺灣鄭氏紀事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臺灣鄭氏紀事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

臺灣文獻叢刊
第五種

臺灣鄭氏紀事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出版

著者 川口長孺

編輯者 臺灣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臺灣鄭氏紀事

著者：川口長孺

編輯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發行人：簡榮聰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〇四九）三一六八八一～五

印刷：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電話：（〇四）三三九三一～二六〇八

定價：

精裝：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平裝：新台幣一百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ISBN 957-00-5827-7（精裝）

ISBN 957-00-5828-5（平裝）

重刊臺灣鄭氏紀事序（明鄭史料類）

同治甲戌，牡丹社事起，沈文肅公治軍臺南，從郡紳之請，奏建明延平郡王祠，有云：「明末延平郡王賜姓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感時仗節，移孝作忠，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溟獨闢田橫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寥寥數語，鄭成功畢生志節表露無遺，足抵長篇大論，文肅公之言，真深知鄭成功者也。

昔清人入關，明祚垂亡，義師勤王，後先繼起，死難之烈，遠逾前代，如弘光時之史可法、隆武時之黃道周，以及魯王監國於浙、永曆即位於滇，率皆曇花一現，不旋踵即冰消瓦解，未克與清師爭雄，獨延平郡王異軍特起，支撐半壁東南，傳其子孫，延明祚三十餘年，至今偉烈豐功，猶堪頑廉立懦！

稽諸史乘，王初以一介儒生，慨於君王之蒙難，乃焚襦棄儒，樹招討大將軍幟，藉彈丸之金廈二島以抗清師，二次北征，所到處多望風投降，清廷亦爲

之震撼，迨師阻金陵，功敗垂成，遂驅荷夷而復臺灣，設職官、興學校、佈屯田，百廢俱舉，奈將星忽隕，齎恨以終，其遺恨固至深且痛，然王之精神氣節，則千秋不泯也。

王之先世崛起海上，傳子而孫，凡四世，史料浩瀚，諸如正史官書之載記，大臣將帥之奏疏，文人學士之著述，譜牒碑版之傳狀……等，皆彌足珍貴。各家所記，立場容或歧異，惟鉤玄探隱，歷史真相終不難大白於世，故仍無損其史料價值也，曩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刊「臺灣文獻叢刊」，相關史料蒐羅殆盡，嘉惠士林，功不可沒，爰以此為基礎，並新增若干，彙為一篇，重付剞劂，以廣其傳。

本書《臺灣鄭氏紀事》，亦日人川口長孺撰，分上中下三卷，詳記鄭氏始末，並及明末史事，用日本紀年，起慶長十七年（即明萬曆三十九年）辛酉，終元祿十三年庚辰（即清康熙三十九年），論其內容，與《臺灣割據志》大同小異，皆同採編年體，並注資料出處，所異者惟一用中國紀年用日本紀年耳。

余忝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職責所繫，並感念長官之期望，無時不以文獻史料之蒐羅、保存爲念，庶先賢心血不致湮滅，而提供學者之研究素材，茲值本輯告成，謹綴數語，是爲序。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主任委員

簡榮聰

謹序於臺灣歷史文
化園區臺灣文獻史料館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

林序

水藩黃門源公，敦學而好古，旁喜翰墨。偶獲明遺臣鄭成功真蹟，想見其爲人，因欲盡其事。歷就明季、清初諸書檢尋之，則散見而層出，未盡其始末。復求諸我記載，則彼之所佚而我存之、彼之所略而我詳之、彼謬妄而我真傳焉者亦多矣。於是命彰考館總裁川口長孺錯綜彼此，以括其實。長孺乃採撫羣籍，揀擇衆說，排比鎔鑄，修以爲文。每事又著其所出；至於彼此牴牾之處，則辨析異同，遞相考鏡，以詮注於下；體裁一仿館修史書之例。既成，進之；凡三卷。於是乎鄭氏三世事業，一旦粲然；使人讀之，始得其詳悉，益以感激無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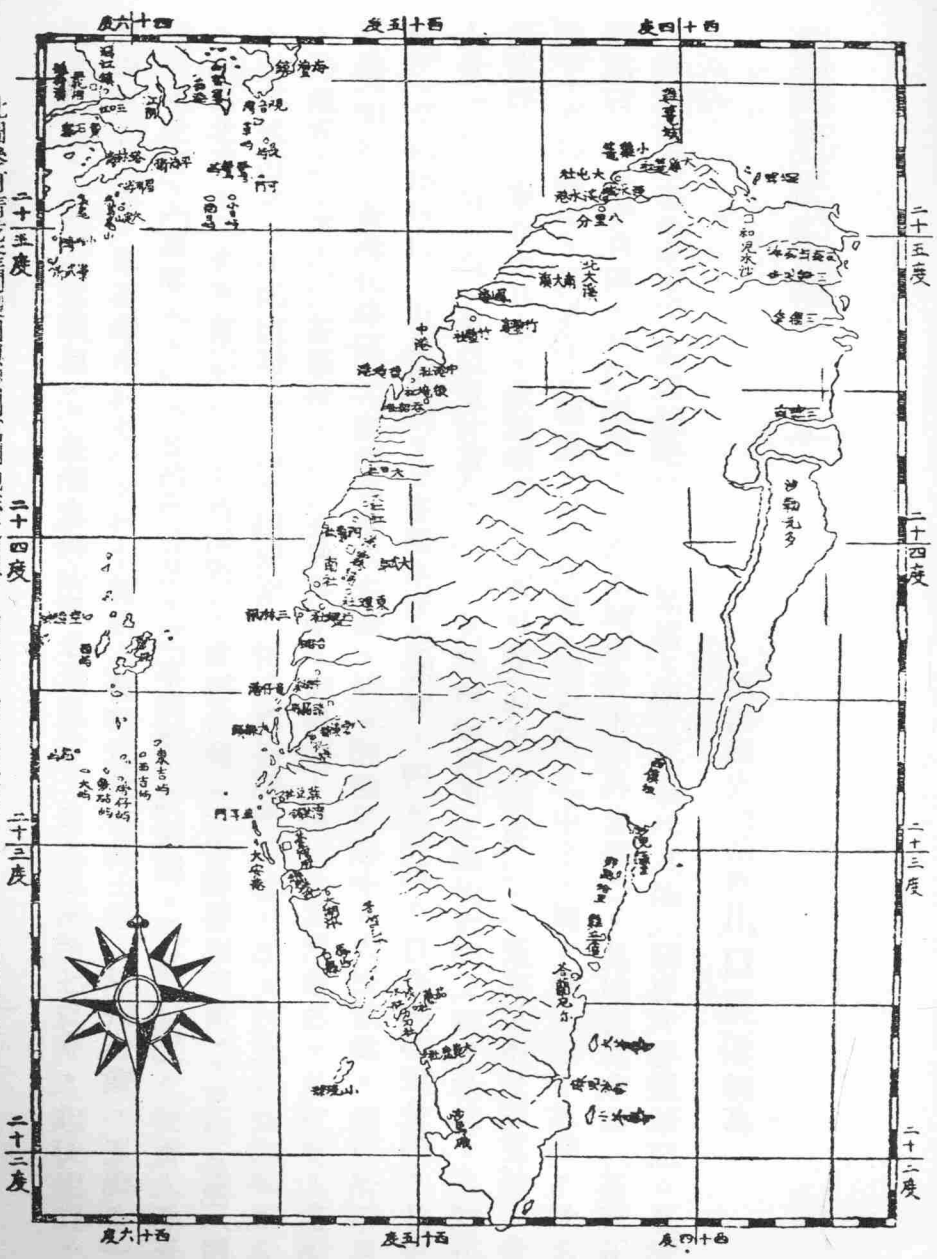
公使衡弁訥辭於卷首。衡乃謂明鼎之遷，李賊猖獗，民墜塗炭，清兵乘時長驅入寇，勢如風霆，轉瞬之際，奄有九州，則明國臣子錯愕失措，納歛乞降，無敢有枝梧者。嗚呼！堂堂禮樂冠裳之國，倏變爲辮髮腥羶之俗，振古淪陷之禍，莫斯爲甚焉！當是之時，成功獨感唐王之知，以恢復爲己任，據有海島黑子之地，敢與九州之大相爭抗，何其志之勇而氣之豪也；清主急於混一，頻降優詔，欲籠絡而羅致之；而成功愈益崛強奮激，不肯少屈。噫！其忠肝義膽，真足以壯人意也哉！初，成功之父芝龍流寓我邊，娶婦生成功；則成功亦猶吾民也。至其勢蹙力窮，乞援於我，其志亦可憫焉！

所憾天久厭朱德，終不能償其志也。然而其百折不撓之氣，耿耿乎長留兩間，無有漸滅矣！公既觀其筆札以欽其風概，又命撰是書以發其幽光，則公之於節士義人，其愛敬之厚爲何如哉！抑惟其先義公嘗慨史書之不完，搜訪逸書，徵集羣儒，發凡起例，歲月編修，克成永世大典；至今承其遺意，校勘訂正，倍極精覈，館中之士率能憤其事，若斯舉，亦命下隨卽就緒，雖繇長孺之才之敏與業之勤，要之出於其薰陶者居多。則義公流風遺德，遠被乎後者固可見；而今公能紹先志，修舊典，用人材之美，亦可以併傳也！姑書此以應命。

文政十一年韻集戊子花朝林衡敬題。

此圖參訂清乾隆開製圖與蠻刊萬國地誌之圖者，因水戶公之命造焉。

高橋景保



臺灣鄭氏紀事卷之上

水藩國史總裁臣川口長孺編纂

臺灣爲海中孤島（臺灣紀略），古無聞焉，明人始來往其地（明史、香祖筆記。臺灣紀略曰：「地在東隅，形似彎弓，中爲臺灣市，市以外皆海」）。其地在琉球西（臺灣紀略），有鷄籠山、淡水洋（明史、東西洋考。明史曰：「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名淡水洋」）。東北至日本，水道順風七十更可達（明史。明史曰：「蓋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爲十更，故以更計道里云」）。其鷄籠城與明之福州對峙（鄭成功傳、臺灣紀略），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澎湖嶼，四更可達。自澎湖嶼至金門，七更可達（明史。臺灣紀略曰：「澎湖舊屬同安縣，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不及，乃議棄之。後內地苦徭役，往往逃於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爲最多。及紅毛入臺灣，並其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復相繼據險，特此爲臺灣門戶」）。明人以其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明史、東西洋考），或稱台灣（天下郡國利病書），更稱臺灣（明史。明史曰：「萬曆末，紅毛蕃泊舟於是，因事耕鑿，設闌閼，稱臺灣焉」。按番人呼臺灣爲蒲流茂邪，則臺灣非紅毛所名也；蓋明人舊呼爲東番或土番，故知台灣、臺灣皆一音之轉耳，非別有意義也）。臺灣澳外沙堤名爲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起伏相望，

狀如龍蛇。復有北線尾、鹿耳門，爲臺灣門戶。我海商之往貿販其地者，占據北線尾（臺灣紀略），呼其地爲塔伽沙古，實高砂（長崎夜話草。臺灣紀略曰：「臺灣皆屬沙堤，地力最薄」。又曰：「安平鎮在一崑身之上，西畔沙坡」。又曰：「其西南畔一帶，原係沙墩，紅毛載石堅築，水衝不崩」）。而地多居人，自鄭芝龍、顏振泉始云（鄭成功傳）。

慶長十七年壬子（明萬曆四十年），明鄭芝龍及祖官來謁幕府于駿府，幕府親問以外國事。芝龍獻藥品（武德大成記、國史、武德編年集成。按祖官不詳何人），幕府命館之長崎（逸史）。芝龍字飛黃（鄭成功傳。本書曰：「小名一官」。按當時明人來我邦，率匿名稱某官，蓋一、二排行之類，官稱爺若郎之類，猶唐人五郎、三郎稱也；爲小名者恐誤，故不取焉），後號飛虹將軍（武經開宗、華夷變態），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芝龍兄弟四人，仲芝虎，叔鴻達，季芝豹，伯爲芝龍。芝龍生而姿容秀麗（鄭成功傳），稍長膽智材略過絕等倫，時人或以戚繼光擬之（談往）。頗有文才（自作文祭陳謙事見於下），吹彈歌舞無所不解（談往）。紹祖嘗爲泉州太守蔡善繼庫吏，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擒治之，偶見其容止，笑曰：「後當貴而封」，釋而不問（明史紀事本末、鄭成功傳）。嘗失愛于紹祖，紹祖怒逐之。芝龍奔海船，而父怒未解；船刻期揚帆，乃懇巨商共往海外（談往），遂來本邦（鄭成功傳）。時年十八（談往），居肥前平戶（南塾乘、華夷變態。華夷變態曰：「賣履爲業」。按芝龍至駿府與居平戶，歲月

前後不可得而詳，姑係於此），稱平戶老一官（琉球事略）。後乘商舶數來往本邦（長崎夜話草）。

元和二年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琉球遣使于明，言日本有收臺灣之議；以其地密邇福建，明主詔警備沿海（明史。琉球事略曰：本邦議取臺灣。事可疑，恐鄭芝龍所爲也）。

七年辛酉（明天啓元年），先是，南海盜起，海澄人顏振泉爲魁。至是，振泉稱日本甲螺，率我邊民占臺灣地；甲螺猶頭目也（參取明史紀事本末、鄭成功傳、香祖筆記。成功傳，「振泉」作「思齊」。香祖筆記曰：「振泉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按歸一王，紅毛酋也，詳見於下；筆記蓋傳聞之訛，故不取焉），與羣盜分十寨保焉（談往）。羣盜陳衷紀、楊六、楊七、劉香、袁進、李忠等相共嘯聚（鄭成功傳。「袁進、李忠」，據明史）。芝龍之臺灣，與弟芝虎共入振泉黨曰：「請爲我許一發艦而刼略，獲之多寡，得以卜我命」。振泉許之，衆亦相佐。俄而刼得暹羅好貨四缸，芝龍分每艘半與九酋；九酋以芝龍所請得，不受，悉畀之；於是芝龍富甲十寨矣（談往。「與弟芝虎共」，據鄭成功傳）。及振泉死，九寨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因共禱於天，割牲而盟，插劍於米中，令各當劍而拜；約曰：「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劍躍出於地，衆皆異之，俱推爲魁，縱橫海上（明史紀事本末、鄭成功傳）。時則輦金還家，或以

琉球外國貨交易蘇、杭、兩京寶玩；沿海州縣，搶掠一空，以裕島中（談往）。明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令作書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受降之日，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面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然芝虎二軍皆譁不服，故竟叛去（明史紀事本末、鄭成功傳）。總兵俞咨皋招撫楊六、楊七，而袁進、李忠亦降（明史）。芝龍因楊六求反內地，楊六不通（明史紀事本末）。

寬永三年丙寅（明天啓六年），芝龍據海島，截商粟。時閩中洊饑，望海運不至，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芝龍得商船，勢浸大，與其黨朋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巢窟。十二月入閩，泊於漳浦之白鎮（明史紀事本末）。

四年丁卯（明天啓七年），二月，芝龍犯銅山（按明史紀事本末舉大綱云：「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而至其目，則中左等戰不詳六年、七年。鄭成功傳亦同。今從兩朝從信錄，定爲天啓七年）。把總茅宗憲無備，芝龍縱兵殺略官民舍屋。四月，巡撫朱一馮入境（兩朝從信錄），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決。會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芝龍度之，竊遣兵上山，詐爲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欲微達意，故舍先春；進至中左所，俞咨皋戰敗，又縱之；約束麾下，竟不侵擾。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謂：「芝龍之勢如此，而似有歸罪之萌，今剿之，難

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優以爵秩」。與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明史紀事本末）。朱一馮上疏謂：「閩中官兵因循養癰，使賊勢益張，我氣遂奪。今欲發援兵，船與兵共損失，造募動費時日，而帑藏若洗，束手共困。臣暫借布政司庫銀，解咨臬債船，以圖再舉（兩朝從信錄）。八月，明主熹宗帝殂，莊烈帝卽位，至明年改元（明史）。是歲臺灣人理加來本邦，幕府召而見之（外國通信事略。按理加不詳何人）。

五年戊辰（明崇禎元年），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上疏劾俞咨臬曰：「海寇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臬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楊七以爲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臬招之海、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爲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咨臬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臬下于理（明史紀事本末）。芝龍泉人，故侵漳而不侵泉。漳人議剿，泉人議撫，兩郡異議紛然；芝龍愈橫。於是朱一馮、朱欽相亦被逮治（綏寇末刻編）。三月，勅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橫福建、浙江海上（明史紀事本末）。福建左布政使熊文燦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善遇芝龍，令爲己用（明史）。六月，兵部議招芝龍。七月，芝龍率所部降於文燦（參取明史、明史紀事本末、鄭成功傳。按成功傳以降係九月者誤）。繼祖又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從之（明史紀事本末）。

。九月，芝龍殺衷紀於島上，發劉香父冢（鄭成功傳）。時紅毛夷出沒海島，數省被害甚劇。泊數十巨艘，填塞海口，據澎湖，築城營，慣用巨砲虎蹲，遠擊巨艦，無敢當鋒（武經開宗。紀效新書曰：「虎蹲砲因形得名。國初有纓子砲，近時有虎蹲及百子等砲，皆利器也；比之鳥銃，一可以當其百矣」）。豫章鄒維璉來撫閩（鄭成功傳）；右叅政興泉守曾櫻素與芝龍善，請維璉以芝龍爲將（明史）。芝龍計焚其舟；募龍溪人郭任功率十餘人，夜浮荷蘭船尾，潛入焚之，獲五十餘人，餘船悉遁（鄭成功傳）。大帽山有洞穴，內廣袤數百里，險隘要道可通五省，寇聚其中，跳梁難制。芝龍領兵繇武平進，令軍士各執鳥銃，五人爲隊，連續點放，長矛夾攻，步步推進，侵入洞中，大破之（武經開宗）。六年己巳（明崇禎二年），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芝龍剿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敵夜薄中左所（明史紀事本末。按本書不記此役結局，他書亦無所考。鄭成功傳崇禎三年條敘芝龍功云：「平廣賊」；然則其所指此役結局乎？姑書以俟後考）。

七年庚午（明崇禎三年），先是，芝龍舊黨李魁奇再降再叛（明史），遂聚大小戰船數百橫行海上，連破吉丫、小嶼二城，燒燬民屋殆盡（武經開宗）；熊文燦輕敵戰敗（據明史紀事本末吳陽語）。芝龍偕芝虎乘其不意，星夜水陸並進，遂擒之（武經開宗。按紀事本末云：「芝龍忌魁奇，斬之」；且係之二年條，今不並取）。海警漸息，而海盜鍾斌又